

琴台 藝壇年度主題專區

書展與旅遊文化(下)

「文遊四海」，也欠缺鮮明、清晰。其中介紹的是「旅遊文學作家西西和也斯」，嚴格來說，西西、也斯是小說作家。他們的旅遊作品相對比例不多，因為他們的知名度，硬安上旅遊文學作家，使人有一種張冠李戴之歎！

九位香港不同背景旅遊作家之中，吳錫輝是一位學者，很早便移民美國，如果要把香港移民外地的作家也放進去，還有現居法國的綠騎士，後者雖是畫家，她寫的旅遊文學作品的數量和水平，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九位作家中，所謂「郵輪專家」古鎮煌已停筆多年，長居內地，倒是金鈴與李樂詩，迄今仍創作不輟，是名副其實的旅遊作家。

在書展遇到不少海內外文友，認為今屆書展主題缺乏特色，沒有集中在「旅遊文化」這個焦點上，是令人遺憾的事。西方的旅遊文化特別是旅遊文學十分發達。

十多年前，筆者一直在推廣旅遊文學，並成立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每兩年一屆於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舉辦的「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凝聚了海內外一百多位旅遊作家、學者及傳媒負責人，受到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的肯定和嘉許。

筆者兩年前曾為中華書局策劃《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收入的作家包括：王蒙、余光中、尤今、鄭培凱、金聖華、劉再復、毛尖、李昂、張曉風、綠騎士、余秋雨、陳丹燕、潘耀明、李焯芬、舒婷、賈平凹。以上入選的作家，都在旅遊文學方面有較突出的建樹。

這套書共收錄十六位作家的作品，已先後出版了十四位作家的作品。

在這套書的總序，我曾引用一九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倫·斯科爾(Myron S Scholes)教授的話，他認為，經濟與旅遊，二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不然。他說：「文學的起始，面對着的是混沌和無秩序的人類社會，以及各種不確定性。文學通過文字對這種無秩序進行梳理和描述，這其實正是一種構建，在構建的過程中，混沌消失、無序變為有序。經濟學的起始，面臨的也是大量的無秩序資訊，經濟學通過建模，對這些資訊進行描述和理解、提供解釋，為現實開闢下處方。從這一點上說，二者很相似。」

獲二零零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Jean Marie Gustave Le Clezio)，足跡遍佈各大洲，這些旅行的經歷也成了他筆下的文學世界中的一部分。

可見旅遊文學大有可為！



綠騎士著《神秘旅程》、《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叢書，潘耀明主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作者提供

劉偉強拍戲之餘愛煮飯

劉偉強執導的電影《建軍大業》是慶祝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的獻禮作品，電影動用了兩岸三地紅星助陣，單是型男演員也逾40位，陣容鼎盛。劉偉強坦言為了這部電影惡補歷史，現在堪稱是1919年至1946年期間的歷史專家。

劉偉強的電影向來叫好叫座，經典作品有《古惑仔》、《無間道》系列電影，拍電影之餘，他最大興趣是烹飪，愛烹飪的程度甚至在辦公室內，設有媲美高級餐廳的專業廚房，那是他的私人樂園，蒸炊燉煮炸等中西式專業爐具齊備，以及安裝了強力抽氣機將煮食的油煙抽走，辦公室全無油煙味。

劉偉強廚藝師承母親，劉母擅煮客家菜，因此劉偉強最拿手煮客家菜，他就運用在片場分工的做法，不一會兒便煮了一桌佳餚，包括豉汁蒸鱸、阿強炒飯、阿強小炒、蝦醬蒸梅頭、鹽焗重皮蟹、客家炆豬肉、灼蝦及簡單而營養豐富的番茄薯仔湯。劉偉強也注重湯水，番茄薯仔湯和苦瓜排骨湯，是他經常在內地拍戲時煲的湯品，由他親自教劇組的大姐煲這兩味湯，因為易煲又好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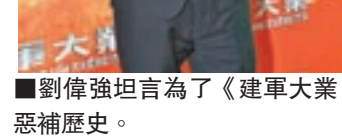
劉偉強對食很有要求，食灼蝦定要配母親秘製的醬汁。至於蝦醬蒸梅頭重點是用肉汁較多梅頭豬肉，加上蝦乾可帶出鮮味。對於食材，

他十分講究，例如他為買蟹膏滿滿的重皮蟹，會派人山長水遠去新界的街市。

圈中不少朋友都品嚐過他的出品，包括鄭伊健和舒淇，他自爆舒淇就最喜歡吃他煮的鮑魚；至於鄭伊健因評他煮的鮑魚略硬難嚼，劉偉強自此不再煮鮑魚給他吃。

劉偉強笑稱他日退休後，可以跟一班知己好友吃喝度日，他說到時一日煮一個菜慢慢鑽研。

劉偉強育有三子一女，大兒子在美國讀電影已畢業，並替他拍了幾部戲，二兒子卻熱愛煮食，決定做廚師，入讀美國的廚藝學校，劉偉強十分支持二兒子，更指他有天分，兩父子會一起入廚切磋。



劉偉強坦言為了《建軍大業》惡補歷史。

天音 楊天命

前世欠他的？

來算命的客人，談及與親人或朋友的關係，有時會疑惑地問：「我不是上輩子欠他的？」拋出這個問題的人，往往自認為對方而勞心勞力，簡直像是一輩子要不斷償還的債。

天命相信世間有「前世今生」的緣分輪迴，只是到底如何運作，則未必每人都能參透。但從八字來看的話，有沒有玄機？是否如坊間傳聞那樣，是看生肖的相沖？其實不然。生肖只能說明二人溝通的問題，而且也是相對粗略的判斷方法。若要仔細判斷，最重要的是看二人的日元(出生日)，有否相合或相沖。

以我自己為例，我與兒子的日柱「天剋地沖」，在現實生活中，他讓我很掛心，有時甚至帶來憂慮。其實這並非代表兩人感情不好，反而恰恰是因為我疼愛他，總為他過分緊張，簡直像「前世欠他」似的。若兩人的日柱「天合地合」，會非常投契合拍，可以做合作夥伴、靈魂伴侶。你們二人不但可以談天說地，還能分享、理解雙方心

中最隱秘的感受。如果是「天合地合」，尤其是兩人地支相合的話，會是一生難求的知己關係。此外，如果對方「生旺」你，那麼他可能是你的貴人、伯樂、恩人，給你提供幫助和關懷，反之則是你會相對更關照對方。

如此可貴的關係，或許真的是前世留下的緣分，注定這輩子要關心、照顧對方。不過話說回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親人關係往往是愛與痛的交纏。知己、情人等關係，看似與親情不同，但他們也是你「後天選擇的親人」，比起親情的濃厚，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切膚的聯結，又怎能像像記賬一樣，把「債務」計算得條條分明？

一眼望去，我們有時會看到許多糾紛、焦慮、心痛、失望。可是，無論外表有再厚、再複雜的「債務」包着，當我們一層層剝開外皮，總會發現藏在其中的餡料，一直是「愛」。正如餃子一樣，它的味道是由餡料決定的，而不是外皮。前世欠的「債」，說到底也還是「愛」。

生活 吳康民

美人遲暮

人都是愛美的，見到一位美女，總要多看幾眼。這不是猥褻，而是天性。我見到一些美人，不僅要多看一看，而有機會，也會與她來一張合照，至今累積有四大本的合照照片簿，稱之為「百美圖」。

這些美人，不少已經忘記了她們的名字，也沒有來往，只是留下了她們的情影，作為紀念。有一位是著名的影星張瑜，她是我的學生張國男(李公愷的女兒)的義女，往年赴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時，時有往來，因而結識。她是電影《廬山戀》的主角，一片成名。後來她似乎赴美定居，多年不見了。另有一位是在武漢省人大工作的姑娘，我認為是最美的。她曾來港旅遊，再次會面，但我記性不好，現在連她的名字也忘記了。

還有一位是某校友的夫人，但後來某校友另結新歡，拋棄糟妻。他前後妻子我都見過，總覺得他的新夫人遠不及舊夫人美貌。但人各有眼緣，是外人不可評議的。

還有一位是新界的才女，曾與她有一張合照。她穿一襲鮮艷的花旗袍，顯得美艷不可方物。校友中也有不少美艷少女，翻開舊照簿，有不少留下合照，其中有兩位配偶已早逝，空留倩影。

我的學生李沛瑤，是國民黨元老李濟琛的兒子，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可惜因為他的警衛監守自盜，要偷他放在桌上的照相機，被他發覺而出手殺害，成為當年北京一大案件。李沛瑤的女兒後來與其母親來港旅遊，前來拜訪，這位孫輩少女，亭亭玉立，但見她而想起她的父親不幸遇害，未免十分難過。還有一位是當年人大訪問團乘坐的專列的列車員，也是一位大美人，令人有驚艷的感覺。我曾為她拍有幾張照片，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

十多年前鳳凰電視的當紅記者吳小莉，是一位美貌與智慧兼全的明星。幾年前她到港為某一項活動當司儀，曾在台上與她敘舊，覺得她風采依然，可惜美人遲暮，信然！

百家廊

雪樓

從「汪味」中品讀生命滋味

喜歡書，借書、看書，寫書、出書，我稱得上書癡。然而，沒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沒有安靜的寫作環境，一直是件傷腦筋的事情。朋友來家，坐在哪兒，都會有書佔領，轉身之間，說不定就會碰倒一摞書，落個滿地開花，叫人頓覺尷尬。而晚上睡覺，倘若來個大翻身，極易發生「坍塌」事件，床頭上堆成小山的書堆，稀里嘩啦滑落下來，深更半夜，心砰砰直跳，好個驚嚇，開燈後親親少不了一頓埋怨，我面面相覷，苦不堪言。

不足十五平米的陋室，就是我的全部，有多少靈感扼殺在狹促空間中，就有多少次的懊惱、瑣碎和委屈。讀過《私信中的汪曾祺》後，我獲得諸多安慰，不止是文學創作上的取經，更多的是樸素天真的生活態度，38封信件，勾畫出最生動的汪老精神光譜，也從「汪味」中品讀世道人心和生命滋味。

什麼是「汪味」呢？詩評家葉榕認為：「汪味是一種氳氳在生活中的氛圍，是一種無處不在而又時刻影響滲透在人們靈魂中的東西。像《異秉》中，那些瑣碎的言談和幽默戲虐的結尾，《受戒》和《大淪記事》中的諸多生活習俗的白描，《歲寒三友》、《徙》中的古典優雅乃至憂鬱傷感的情懷……汪味的藝術特徵是一種平易淡雅中的刻骨銘心，沒有對於生活的深刻體察和體驗的，是不可能品咄出箇中滋味的。」用一句概括，就是看似平淡如白開水，不着痕跡，卻滲透着生活的哲學與藝術的求索，其美妙與感動叫人心領神會，卻不可為外人道也。

在我眼中，「汪味」就是汪老的生命底蘊：「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如賈平凹所言：「這是個應該建廟立碑的人物。」且看他的創作心路，19歲離開家鄉高郵，前往昆明西南聯大讀書，1957年他被扣上反右帽子，1958年末又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直到42歲，才有機會回老家探親。創作伊始，「左」傾的陰影還未褪去，他的作品先後遭遇退稿與無處可投的困境。後來，《受戒》發表，他迎來創作的高峰期，從門可羅雀到門庭若市，約稿者絡繹不絕。但是，汪曾祺先生從未忘記家鄉，「我在外面這些年，經常關心的是一件事，是我的家鄉又惱水災了沒有。」心中的思戀

像一根紅線，牽扯着他的視線，往返於北京與高郵之間，高郵的鴨蛋與家鄉的文人他最為掛念。

汪老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86歲高齡的繼母任氏娘，他不顧親友們的阻擋，長跪不起，「起來吧，你有兒孫輩了，還要行這樣的大禮？」繼母說道。他卻說，「我是常出遠門多年不歸的人，這是規矩。」現在讀來，依舊歷歷在目。這一跪，跪出千萬濃情化不開，氳氳絲絲鄉愁意綿綿。「我對任氏娘很尊重，因為她伴隨我的文字度過了漫長的很苦的滄桑歲月。」拳拳孝心，連着血脈，直抵靈魂。

汪老對文學新人的扶持，就像鄰家大伯對侄兒的關懷，那麼的家常與平易。出名前，《炒米與魚屑》一文，「小時讀《板橋家書》，天寒冰凍時暮，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此處空着兩個字，有個叫王樹興的年輕人，看到後轉告之，汪老當即致信，後來，王樹興也成為作家，「我對自己為文方面要求認真二字，大概就是從汪曾祺給我的這封信開始的。」還有個叫陳海鷹的人，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汪老的書，市面上沒有買到，八年後抗戰勝利了還是沒買到，他給出版社寫信發牢騷，汪老得知後給他寄去一本我原留着「做種」的，先送給你，請指正。」掩卷，叫人為之動容。

在與陸建華信件中，關於寫作心得，汪老毫無保留又懇切熱忱地回答。比如，「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覆沉澱，除盡火氣，特別是除盡傷感主義，這樣才能寫成小說。」再比如，「我只是覺得寫什麼都要真情感。散文要控制，要美，但要在。寫散文要如寫家書，不可故作，不可存心使人感動。存心使人感動，讀者一定反感。」對於不能寫、寫不了的作品，他也是如是袒露：「《故鄉水》遠未完稿，也許這篇東西要流產。《漢武帝》尚未着手，很難。」當談到自選集出爐的時候，他的嚴謹治學更是讓人敬佩，「我的自選集不是選出了多少篇，而是從我的作品裡剔除了些篇。這不像農民田間選擇種，倒有點像老太

太擇菜。老太太擇菜是很寬容的，往往把擇掉的黃葉、枯梗拿起來再看看，覺得湊合着還能吃，於是又攔回好菜的一堆裡。常言說，撿到籃子裡的都是菜，我的自選集就有一點是這樣。」論數量，汪老留下三百多萬字的作品，不算高产，但他創作高峰已是年過六旬的年齡，着實不易。

就是這樣一位淡泊名利、樂觀有愛的士大夫，他的住處略顯寒酸，也是永遠的痛。他被打成右派後，住房被單位收回，住所是愛人單位分配的，共兩間房，一間為客廳，另一間不足7.5平米，用他女兒汪明的話說：「去他們家，如果有人喊你，千萬注意慢慢回頭，不然的話，動作大了，肯定會碰翻一大堆什麼東西。爸爸在這樣的環境裡，常常是腦子裡有了文章，沒有地方下筆，像隻老母雞似的轉來轉去找窩下蛋。」

「寄居蟹」式的住房，汪老沒有半點抱怨，隨遇而安，持守初心，「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喪失對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丟失對於生活的愛。」而他在老家的汪曾祺故居，也是極為艱苦，為胞弟、胞妹所住。2010年鐵凝參加活動路過前往，「高郵人知道，位於竺家巷的故居狹窄得有些寒酸，與我們守望並打造的文明精緻的城市難以匹配……鐵凝到汪老的老家串門，只是一種思念，是一種對敬重汪老感受的延續。這幾間原先是故居的偏房容不下七八位名人，不少人只好站在屋外……就要道別了，突然，她眼含淚花，用手擦淚。金家淪(妹夫)立即叫麗紋(胞妹)拿紙巾給她擦淚。我們一下子被她感染得有點激動，畢飛宇拍拍鐵凝的肩，像是勸慰一位姐姐不要難過。」

「汪味」是人生的酸甜苦辣，跌宕出五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處境與遠觀，汪老在艱苦環境中創作大量有溫度、接地氣、有靈魂的作品，他是我們永恒的標杆；「汪味」是生命的沉澱，苦中作樂，天真無邪，氳氳出酸甜苦辣與喜怒哀悲，就像他的自嘲，「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南面王不與易也」，自得其樂，至高境界。

這種審美高格和藝術追求，成就他的文學之路，也是我不竭的動力和文學的坐標。

路地 湯禎兆

黑臉白臉

傳統的育子方法，父母常有分工角色，最典型是黑臉白臉編配——而父親當黑臉，母親當白臉，更屬習以為常的定型設計。當然，來到今時今日，很多專家都已提出無論由誰出任其中一個角色，都是不合適的，於是會強調父母均應合一，以相同的態度及處事方法來教導子女，從而不會令他們有無所適從的感覺云云。

我認同以上的理想的，但仔細一想，背後的前設是把子女看成為被動的接收者。即成年人怎樣行事，他們就會被動地受到影響，從而再作出反射性的回應。相信有部分孩子的而且確會如此，但面對當今社會稚子早熟的情況，現實情況或許會有另一番面貌。

我所指的是，一方面父母會商量分析及討論黑臉白臉的分工策略，但與此同時孩子也早在鑑別辨色，穿透背後的運作邏輯。更為甚者，父母子女長期生活在一起，說得上黑臉白臉，即有人需要戴上臉譜，在特定情況下飾演某一角色。對

孩子而言，機靈聰敏的新一代不難看破箇中的「演戲」成分，很容易作出對應的調節。

最近有十數天不在孩子身邊，只憑母親一人，無論如何黑臉，孩子也不如有我在旁時規律。其實母親平常也是黑臉白臉兼施，並非因忽然而易位而孩子不予理會，而是每個人都有自身的特性，孩子慣了向母親撒嬌，而母親呵護關愛是她的天性，此所以理所當然會出現以上的情況。所以專家的意見，其實也只有參考作用。最重要還是自身育兒時的親身體會，什麼才適合，只有自己才知道。

回到剛才的話題，我不是說既然被孩子看透了，就放棄合一地去當黑臉白臉的安排，反過來想說的，即使是早已張揚，仍是要繼續「飾演」下去。大家回想一下，有誰不是在母親滔滔不絕絮絮不休的呵護下長大？黑臉有時候乃用來平衡撒嬌的有效方法，最重要是讓孩子明白到——父母既有自己的性格，同時也有需要擔當的角色，恍如人生，他朝孩子也相同。

鵬情 趙鵬飛

一念之間

雨後的山道上，咸豐草很茂盛，黃心白瓣的花朵，大片大片的開着，靜謐鬱熱。七八月的香港，不知何時，會忽然落一陣大雨，我出門總帶把傘。有一把長柄的天藍色雨傘，是從廣州帶來的，我格外喜歡。透過近乎透明的傘布，雨滴，細葉榕的長鬚，天上偶然路過的麻鷹，都被蒙上了淡淡的薄霧，很特別的觀察角度。

有一天，晴得特別好，我還是帶着那柄長傘出門。山道坡上坡下，上坡的時候，傘柄充做手杖省力不少。沿途照例穿過一大片墳場，高大的橡皮樹，遮天蔽日，樹下叢生的咸豐草、馬櫻丹，枝繁花盛，竟招惹了許多隻好看的蝴蝶。蝶舞凝山魄，花開想玉顏。逗留在花蕊上的蝴蝶，時飛時停。細細分辨，有斑鳳蝶，有青鳳蝶，有美鳳蝶，有虎斑蝶，還有擬濤斑蝶。大隻的雙翼修長，尾帶當風，小隻的纖巧素雅，與花爭妍，若即若離。香港蝴蝶種類之多色澤之美，一直頗有盛名。此處所見，果然名不虛傳。

一時玩性大起，撐開傘在花叢裡倒着兜兜，好幾隻碩大的蝴蝶，在藍色的傘裡左飛右轉不着方向，既萌且笨的樣子甚為有趣。有一隻青鳳蝶，翅面上的青斑，微微地雨滴大小，一滴一滴，排列得很是齊整，濃厚的青色，襯着滴微有熒光的黑粉點，陽光偶然穿過樹葉的縫

隙，亮光一閃，居然艷麗得近乎魅惑。專心嬉蝶之餘，只顧着傘裡兜着幾隻蝶，全然忘記，不知不覺已身入墳塋密密之處。腦子裡跟花蝶有關的民間故事，都拋在了九霄雲外。盛夏光年，飛花逐蝶。終究還是不忍讓這些美艷的小精靈，驚嚇之餘有所折損。玩鬧了一會兒，就把張開的傘立起來，看牠們一個一個輕顛雙翅，跌跌撞撞，飛出了短暫的藍色牢籠，重新回到陽光下的花叢中。意外收穫的撲蝶之樂餘味尚未散去，突然只聽砰的一聲悶響。好端端的長傘，從頂端崩裂開來！忙合起傘一看，頂端串起傘骨的圓鋼環，無端端的斷成了兩半。失去約束的傘骨，瞬間散架。再次竭力撐開傘，嘗試能有所挽回，一條一條失異常的傘骨，卻爭先穿破了藍色的傘布。原本英挺修長的天藍傘，此刻半僵着的，撐不開。像是元宵節後半羈牽着的燈籠架。明明已經癱了，隆起的骨架，還勉強半撐着一彎不甚規則的弧。

回頭一看，四周墓碑如林，草木婆娑。霎時騰起的寒氣，在異常高溫的午後，瞬間猶如墜入冰窟。半點猶豫也沒有，拖着一柄殘傘，疾步退回到了窄窄的山道上。我並未感到害怕。只是無意間踏入禁地的冒犯感，讓我頓時覺得有些不適。有人說，有想不開的事情，就去墓地看看。我的故鄉以埋葬着眾多的皇帝而聞名

四方。歷朝歷代陪葬的貴族官宦，數不勝數。因此，有人走在路上，隨腳一踢，踢出一件珍貴文物的故事，我也曾聽說過不少。若是連着下了好多天大雨，好好的一塊空地，突然塌陷了，十有八九，便是一座古墓要出土了。前幾年，就在機場邊上，一次配合工程的考古鑽探，一座唐代大墓被發現，素有「巾幗宰相」之稱的魏元忠才女上官婉兒，已在此處安枕之一千多年。如此高規格的墓葬，讓外界震動不已。而我的鄉人，只當做馬棚的風，還未能揚起塵，就已寂寂然了。

富貴雲煙，塵埃散漫，也不過是一杯黃土掩埋風天。再滔天的權勢，再巍峨的城池，也難敵漫天的黃土和歲月的累積。是非成敗轉頭空，功名利祿皆幻象。終日踩着這樣的土壤行走，吃着這樣土壤孕育出的五穀雜糧，血脈裡生發出的恬淡，與生俱來的純真，大智若愚式的纏鈍，又豈是粗淺的世俗眼光可以明瞭，又豈是看似深奧的哲學學術可以描摹。又何須專門再去墓地裡做無病呻吟式的感懷。

沿着山道，緩步而上。細葉榕的枝丫斜逸旁出，一群蝴蝶攀着迎面的風，竟也能飛得比樹還高。蝴蝶們還未知足，愈飛愈高，最後都隱匿在淡藍色的天空之中。我把手中已失去使用功能的雨傘，莊重地擺路邊一塊青色的石頭上，步履輕鬆地走了出去。